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湯沐之邑

夏世室

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

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商重屋

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與夏世室同而其屋兩重耳

周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北門
南門
東門
西門
大室
明堂大廟
玄堂大廟
青陽大廟
總章大廟
木室
火室
金室
水室
左个
右个
左个
右个
左个
右个
左个
右个
牖户牖

湯沐之邑

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給齋戒潔清之田浴用湯沐用潘春秋桓二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許田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泰山非鄭境內從天王廵狩受命而祭也公羊曰許田者何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曷為謂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諸侯來朝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專以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之若暫假借定四年召陵之會衛祝鮀私於萇弘曰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周本紀曰鄭怨桓王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泰山田也魏公子傳公子無

忌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湯沐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戒以見君也

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内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

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葢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葢藏高祖於是省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見食貨志

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

商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與夏世室同而其屋兩重耳

周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氏曰世室宗廟也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青陽左个大寢東堂

北偏仲春居青陽太廟東堂當大室季春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仲夏居明堂太廟明堂云廟南堂當大室也季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中央居太廟太室中央室也孟秋居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仲秋居總章太廟西堂當大室也季秋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仲冬居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季冬居玄堂右个北堂西偏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面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又曰太廟天子明堂詩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饗帝唐月令九月大享於明堂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

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左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孟子稱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誡荀子强國篇曰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也孔頴

達曰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大戴禮盛徳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戸八牕三十六戸七十二牖葢之以茅上圜下方其外水名辟廱明堂月令說曰堂髙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四戸八牖宫三百步在近郊三

十里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十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又戴

德云明堂辟雍是一物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鄭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為三者名異而同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

堂與宗廟別處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云明堂者
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
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主以明堂為名
在其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饗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
其中故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周水
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准正論明
堂宗廟太學事義同各有所為而代之儒者合為一體

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而祭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准所論與鄭義合或以周時德澤洽和

蒿茂以為宮柱名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吕氏春秋曰
茅茨蒿柱土階三等漢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有古
時明堂處儉不敞上欲理明堂奉高旁未曉制度濟南
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其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
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
天子從之以拜祀上從之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嘗寓
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
寛國子助教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

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頴達以為非侍中魏徵以謂五室重屋上圜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書監顔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偏帶弓韣禮高禖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

奚足以取信哉且門有臯庫豈得施於郊野謂宜近在
宮中徵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此高宗時改
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紛然或
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與
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
黄琮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至則
天始毁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制度淫侈無復可
觀皆不足紀其後火焚之既而又復立開元五年玄宗

遣將作大匠康詧素毀之詧素以為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而迄唐之世季秋大饗皆寓圜丘

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南北為修東西為廣夏堂修二七則十四步也其廣益以

四分修之一則十七步有半也室三四步四角室各三步也四三尺則東西益廣各三尺而中四尺也以此計之南北室各一丈八尺與大室二丈四尺則六丈也東西室亦一丈八尺而各益三尺大室亦二丈四尺而益四尺則七丈也門堂三之二以堂修之十四步三分取二而南北九步二尺矣堂廣十七步半三分取二而東南十一步四尺矣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葢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

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為九階矣考工記五室九階葢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

淳于登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說葢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上圜下方公玉帶謂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複道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堂武世室則以

考工記所謂世室為廟重屋為寢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豈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内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准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

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

謂之廟書與士虞以嬪宮為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強國篇曰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漢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公踐天子之阼負扆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五氣則於東

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赤白玄之牲玉
象四時以巡岳順閏月以居門而天地之間罔不欽
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為過也若夫車旂之辨
見於巾車司常衣冠之等見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
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為質郎顗曰王者隨
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
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已以聽焉及

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為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禮書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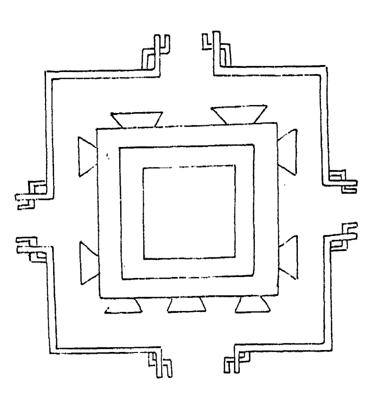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明堂朝諸侯之位

壇壝宫



方明 木為之六色

明堂朝諸侯之位

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有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於天子壇壝宫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位皆

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内之禮異也明堂位與
壇壝宮相類葢亦國外之禮然也先王之於夷狄
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𩍿以戎索和以舌人食
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
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
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
宇以壞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葢不知此

壇壝宮

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墻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而上有堂焉堂上高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

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皆建旗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旗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

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

帥之耳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壝土以為墻處所謂為壇壝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卑也覲禮曰諸

侯覲於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有十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狩殷國而同則其為宫亦如此歟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為三重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宫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旗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宫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故妻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

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玉其將幣亦如之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裸之也皆於其等之上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別為壇壝宮棘門以戟為門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合諸侯亦如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

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司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國外壝土為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為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

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一等一尺矣

春宫於東夏宫於南秋宫於西冬宫於北加方明於

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丘陵則祀方明既祀

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旗置於宫尚左

左氏曰會有表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

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

先男而位皆東上然覲禮不言壇堦而鄭氏曰前三

階者以其宫四門而位尚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玉降拜升拜而鄭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王降拜升拜與覲於廟相類故也掌次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宫待事之處賈公彦謂大次去壝遠小次去壝近其説是也壝域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

故去祧有壇凡祭天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爲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升壇是也諸侯適隣國有壇左氏曰襄二十六年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爲壇位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聘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是也況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將合諸侯令爲壇則凡廵狩於方岳之下皆有壇壝宮矣

方明木爲之六色

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然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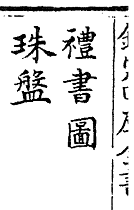
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鄭氏以會同必盟方明之設爲盟而已其説拘矣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示之居體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禮之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丘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覲禮於春言拜日於夏秋冬言禮日

月與四瀆山川丘陵鄭氏曰變拜言禮者容祀也其說以為春無盟誓不祀方明特拜日以教尊尊而已三時盟誓祀方明豈為盟誓而已哉言祀與禮蓋互見也漢律歴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以冬至越茀（與紼同）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禮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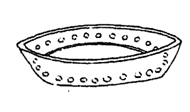
禮書卷四十二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珠盤



玉敦

桃

荊

聘儀

室

盟詛

珠盤

玉敦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賈公彥曰禮敦盛黍稷今盟無黍稷敦中

宜盛血牛耳宜在盤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飾其牛牲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以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内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師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言北面

詔明神則明神有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客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皆用神明為信也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升沈必隨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狩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於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

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禮記曰涖牲曰盟又曰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盟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春秋書盟多矣或書盟或書同盟莊十六年二十七年同盟於幽宣十七年同盟於馬陵十五年同盟於戚十八年同盟於虛朾襄三年同盟於雞澤九年同盟於戲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或書會盟僖十九年會盟於邾或盟於不地文三年公及晉侯盟二年及晉處父盟桓二十一年衛人及狄盟與及而不稱公莊十九年會齊侯宋公云云盟於幽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於防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云云盟於翟泉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秋及蘇子盟於女栗襄十五年二月及宋向戌盟於劉左傳叔向曰明王之制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子太叔白文襄之霸也諸侯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荀卿與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録録音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漢高帝刑白馬以盟

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

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民之不信有敘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末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寘之于坎加書其上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宋伊戾將譖太子痤楚客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曲禮曰涖牲曰盟盤以盛耳敦以

盛血尸之者執耳左氏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定八年晉師盟衛侯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歃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帛以禮明神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

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山川丘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鄭氏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廵狩也王廵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歟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司盟北面詔明神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曰有干此盟明神殛之襄九年子駟子展曰明神不蠲要盟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所以周信也明神以要之昭十

三年叔向曰昭明於神盟也

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鷄犬盝騂旄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襄十年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

信（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陽虎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定五年六月）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是

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於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
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葢以鄭伯使卒與
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
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
以盟葢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
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無詛是也春
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子任割臂以

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桃

茢

鄭氏曰茢苕帚也說文曰茢苕也古者人君出户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茢在前開氷則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致膳則葷桃茢以辟凶邪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又過於茢矣

聘儀

輕財重禮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曰問大聘曰殷聘殷中也盛也既歲聘矣中復盛聘此周禮所以言殷相聘春秋傳所以

言殷聘禮也周禮又言殷覜曰視殷覜以除天下之慝時問以諭諸侯之志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氏特來曰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葢覜爲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書於四時之中皆曰殷漢天文志於衡星殷南斗殷中州河濟之間則殷中也易有殷薦儀禮有殷奠傳有殷祭左傳曰祭以特牲殷以少牢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盛也然則周禮所謂殷同殷國以衆來爲盛也所謂殷相聘以間聘爲中也左傳曰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加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小聘之問雖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然則小聘蓋亦卿爾以其與君為禮也鄭氏曰小聘使大夫其說無據聘雖有國者之禮而其下亦有焉故凡聘女曰聘問人曰聘是也春秋書王臣來聘八諸侯之臣來聘二十有五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僖二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或稱名或稱字南季父家父祭叔歸父之類是也或稱弟隱七年桓

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或稱公子或稱公孫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或稱人莊三十三年荆人來聘或不稱氏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或不言使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聘其褒貶輕重各稱其事非可以一端求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趙子曰凡言聘則知君使矣曷為又稱君以別乎不當稱使也此說非也凡聘所以通好則天子之於諸侯非不可以行聘也祭叔不言使所以譏其專行諸侯之遣使非不可以稱使也聘大夫之

事也稱弟稱子譏之也公羊曰大夫來曰聘仍叔之子譏父老子代也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

禮書卷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王及諸侯寢廟制

大夫士寢廟制

五架之屋

亦曰

棟極

曰阿

曰隱

楣 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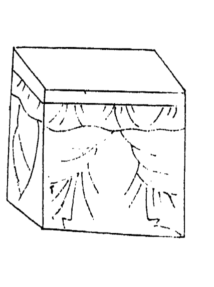
榮 榮

庪 庪

内九室

外九室

大次



小次

王及諸侯寢廟制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小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如今寢殿端門下矣　匠人營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　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於東

榮 榮翼室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正義曰兩下屋為夏榮即今之摶風 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 阿棟也入堂深亦親親 燕禮設洗當東霤 人君為殿居之正義曰天子諸侯屋皆四注 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於席上坐受 室中廹狹也正義曰大夫廟室皆兩下五架棟北一架後乃為室必知然者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 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 覲禮記凡侯於東廂 王即席乃設之東廂東夾相翔待事之處 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父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序 東西廂謂

之序西夾西廂夾室西房東房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賓階阼階左塾右塾東堂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東垂西垂東西之階上側階側階北階畢門路寢門名畢門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正室適子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

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由士以上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又曰妻將生子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又曰世子生則君阼階名之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又曰妾子生三月見於

內寢（內寢適妻寢也）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王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又曰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於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云西鄉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

謂棻燕寢天子之寢者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室每室四尺是室一南戶爾閟宮曰松桷有舃路寢孔碩舃大也殷武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春秋莊三十二年公薨於路寢公羊曰路寢何正寢也何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小寢非正寢也范氏曰小寢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寢也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

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室有

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廣榮閒相去也雉長三尺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堂也其桷天子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礱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天子賁

庸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諸侯疏杼疏猶衰也杼亦牆也衰殺衰殺其上不得正直士大夫有石材柱下質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出外為飾也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東西垂東西階之上賓階阼階狄設黼扆牖間南嚮東西序西階陳

賓西夾敷席東西房陳服器大輅在賓階綴輅在阼階執戣立東垂執瞿立西垂執鋭立側階側階北階也

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户内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别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賛者

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夾室内則謂之達少牢禮司宫尊兩甒于房户之閒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户之閒特牲禮尊于户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東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宫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葢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户而無北牖室有北

牖而無北堂則房户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内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户之間是房有南户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户是房無北牖矣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榮而

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廇詹曰庪棟庪之間曰楣昏禮賓當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廹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天子路寢大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葢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

制何耶

内九室

外九室

考工記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氏曰内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然周禮有王宮有后宮則路寢之後有小寢五皆王宮也九嬪所居則后宮耳内宰所謂王之北宮是也

大次

小次

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蓋案所據之案邸所宿之邸大次初往則止

之大幄也小次待事與退俟之小幄也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而不設氈案皇邸師田張幕而不設大幄小幄者次氈與皇羽者皇德之象德不稱此不足以格上帝也大幄小幄者蔽飾之具師田而張之非所以與衆皆作也

禮書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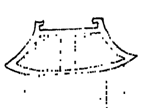
王六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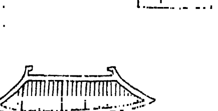
路寢

后六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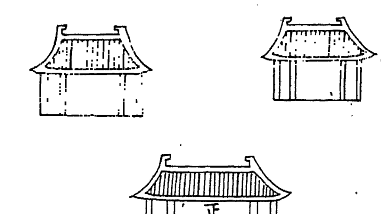
正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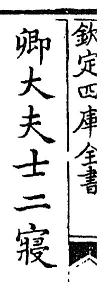
諸侯三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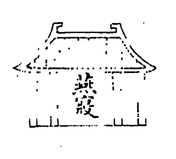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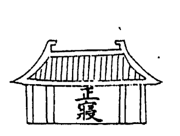
夫人三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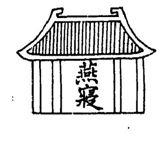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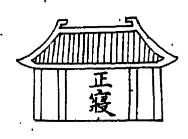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士庶子宿衛制

鄭司農云在内為次在外為舍

宫
舍 舍 舍
舍 舍
舍 舍 舍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次

鄭康成云衛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

虎士五隸守衛之制

周垣下為區廬

屯
屯
屯
屯
宮
屯
屯
屯
屯
屯

王六寢

后六宮

諸侯三寢

夫人三宮

卿大夫士二寢

卿大夫士之妻二寢

周官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女御掌御序於王之燕

寢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春秋書莊公薨於

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書西宮災公羊曰路寢正寢也
西宮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以有西宮知諸侯之
有三宮也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
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左傳曰齊人遷襄
公殯于大寢宋大尹盟于小寢之庭文王世子曰正
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內宰正歲令于王之北宮以
陰禮教六宮又曰王后帥六宮之人昏義曰古者天

子后六宫祭義曰諸侯卜三宫之夫人使蠶穀梁曰甸粟而納之三宫喪大記曰大夫世婦卒於適室内子未命死于下室遷尸于寢上士之妻皆死于寢士喪禮士死適室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葢王六寢后六宫諸侯三寢夫人三宫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嚮明而治也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先儒謂王小寢五而一

寢在中四寢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宫亦正宫在前五宫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諸侯小寢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夫人三宫亦正宫在前二宫在後其制如諸侯之三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理或然也何則諸侯三宫而有東宫西宫則正寢在中可知退適小寢則小寢在後可知魯定公之時有髙寢葢變亂禮法而

名其寢耳何休曰諸侯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妾也

士庶子宿衛制鄭康成云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鄭司農云在內為次在外為舍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正歲以宮刑憲禁于王宮其有不共國有大刑宰夫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以告于上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

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
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
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
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
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
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

其誅賞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一曰宮禁漢中郎將分掌三守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户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者有五宮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户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衛曰户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户將主左右户郎凡郎官皆主更

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惟議郎不在直中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號曰山郎凡三守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勲光祿選三守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兼吏六人為長理劇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後代親衛之府一曰親府勲衛之府二一曰勲一府二曰勲二府翊衛之府二一曰翊一府二曰翊二府凡五府武德貞觀世重資蔭二

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勲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勲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

周禮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曰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屬士謂王宫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官司農以庶子爲夏官

之諸子康成固不取之矣諸吏之適子或未為士不可謂之士康成以士為諸吏之適子亦誤也葢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為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皆宿衛之人宮正所掌不特宿衛者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徼候便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

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則上下親而内外察矣又宫正稽其功緒糾其徳行㑹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宫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問日進職業日修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之左右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宫殿門户漢武帝更名光禄勲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内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髙節公

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歳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守郎而光禄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為光禄卿北齊曰光禄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為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

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虎士五隷守衛之制（周 垣下 為區廬）

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司隷掌五隷之法掌帥四翟之隷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罪隷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隷之事蠻隷掌校人養馬其在王

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夷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貉隸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衛尉秦官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更名中大夫令後復

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宫職畧同而不常置張衡西京賦曰衛尉八屯李善曰衛尉率吏士周宫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隋衛尉掌軍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宫内屯兵唐龍朔二年改為司衛寺正卿咸亨中復舊唐之宿衛以府兵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横刀而已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

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説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自是諸府士益各不補折衛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為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隷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敎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故時府人目番上

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而人人恥之至相駡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竊發皆不能受甲矣

古之守衛王宫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舍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

四翟之隷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師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四隷所守皆如蠻隷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貴其來也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士庶子所直在四中四角而虎士五隷之所直於經無見漢之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而張衛有八屯之說則先王之制葢亦如此

禮書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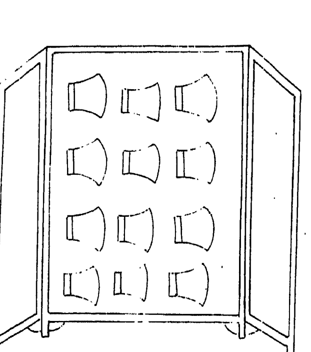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四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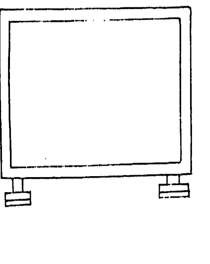
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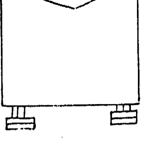
督

位　　位

雷　　内

屏攝





扆

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依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書曰狄設黼扆綴衣扆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牖間南鄉詩公劉曰俾筵依几既登乃依箋云公劉既登當負扆而立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

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荀卿曰居則設張容負依爾雅曰牖戶之間謂之扆容謂之防形如今床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釋名曰依倚也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

黼或作斧扆或作依則依欲其有所依黼明其有所斷也賈公彥曰依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為斧文舊圖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意朝於寢覲於廟射於郊學朝於明堂皆於戶牖之間設之其制則左右有張容焉荀卿曰居則設容負張扆

容之為物葢若唱射之容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謂如曲屏風覩此則天子張容之制可知矣然禮言負黼依則張容可畫黼矣詩曰既登乃依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户負依南面葢諸侯至士皆有依焉或畫或否不可考也掌次王大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毛色而為之孔穎達謂大方版於坐後此不在寢廟無扆不得云扆故別名皇邸然皇邸非扆類

也其説誤矣

宁

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詩曰俟我於著記言天子春朝當宁而立則著宁一也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預焉者葢簾帷之為蔽限亦謂之屏

庭

詩曰不入我陳又曰中唐有甓爾雅曰廟中路謂之

唐堂途謂之陳堂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楷前若今令辟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葢令辟即甓也裓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

戺

書曰四人執戈夾階戺鄉飲酒設工席于堂簾聘禮陪鼎當內簾鄭氏曰側邊曰簾孔安國曰堂簾曰戺

垂

書曰一人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執瞿立于西垂史曰坐不垂堂孔安國曰東西垂者東西下之階上

檐

明堂位曰複廟垂檐爾雅曰檐謂之樀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鄭氏曰宇梠也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梠樀宇梠同實異名也夫轑末謂之宇疆境亦謂之土宇又謂之邊垂則宇與垂皆檐之窮也故轑末疆境取名也自屋言之曰檐自堂言之曰垂檐亦

作闈

位

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爾雅曰中庭左右謂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語曰過位色勃如也

屏攝

會有表朝有著祭有屏攝皆明其位也周禮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左傳稱鄭火子産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宫楚語曰屏攝之位韋昭曰屏屏風也攝如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鄭氏釋檀弓曰翣以布衣木如攝與釋喪大記曰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漢亦名翣無攝也

霤

月令曰其祀中霤先儒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中霤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牖下牖下遠於中霤則中霤為中室可知晉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亦中室也然禮有東霤燕禮設篚當中霤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授鍾人於門內霤檀弓曾子弔於季氏設內霤有重霤檀弓池內重霤重霤非屋霤也鄭氏注云堂有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以銅為之孔穎達曰天子則四注四

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惟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

禮書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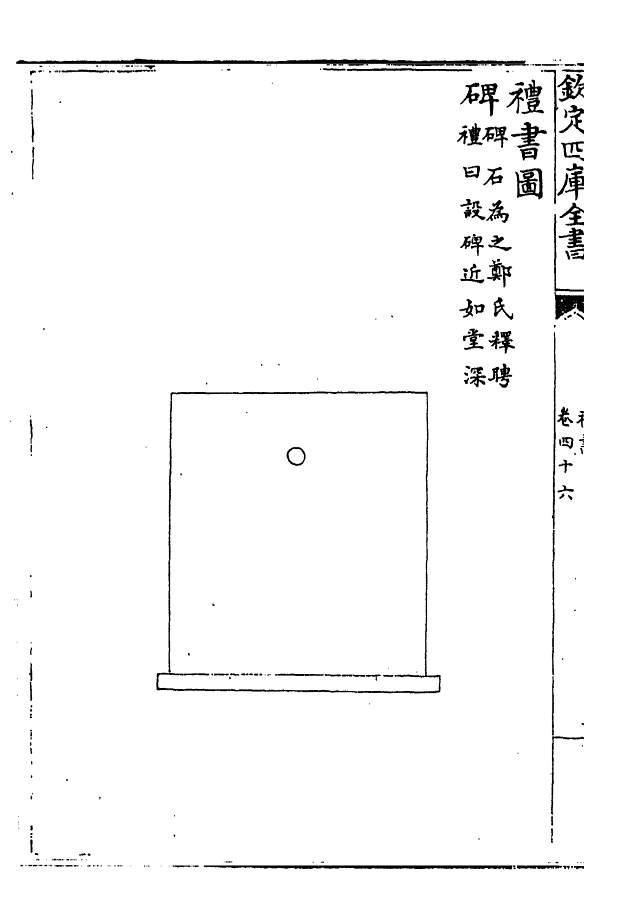
禮書卷四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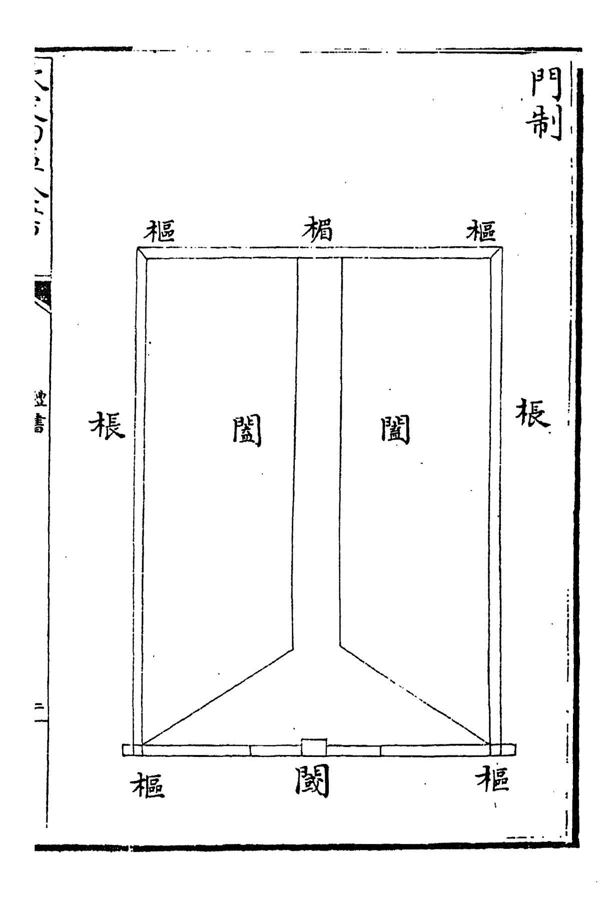
禮書圖

碑

碑石爲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門制



碑 碑石為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内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内聽命聘禮醯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賓自碑内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夫士之宫皆有碑矣鄭氏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宫室以石窆用木禮

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喪大記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曰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桓之穿中於間為鹿盧天子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桓楹斲之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

窆碑如桓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隅阿雉

春秋書墮郈墮費公羊曰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記曰都城不過百雉鄭叔段居京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雉五步也步六尺則五步三丈也書傳曰雉長三丈鄭康成謂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是連五堵而為三丈也今夫雉之所處各有分域而飛不過三丈古者所以立雉制葢取此也毛氏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韓詩傳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皆不可以考鄭氏曰長三丈高一丈然板廣二尺

而雉高一丈此先儒之所同也考工記曰王宫門阿之制五雉高五丈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蓋門阿外也故庳宫隅内也故崇都城近也故庳以屈諸侯遠也故崇以伸

垣墉墻壁序

爾雅曰墻謂之墉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也儀禮於房室言墉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大射西

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既夕記士東首于北墉下於堂下言壁墻之卑者也鄉飲酒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士虞禮饎爨在東壁特牲禮饎爨在西壁士冠禮冠者降自東階適東壁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墻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墻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墻也考工記曰墻厚三尺崇三之則墻者垣墉之總名歟

門制

爾雅柣結于謂之闑根謂之楔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落時謂之㡾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又曰橛謂之闑門橛楣謂之梁葢界于門者楣也亦曰柣曰閾中于門者閫也亦曰闑曰橛旁于門者楔也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椳樞上之横梁楣也樞達北棟落時也月令曰以修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復瞻

九葢彼皆繼耶葢即闔也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葦曰扇葢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入以自高為戒故賓不履閾君入中門諸侯相朝之禮也賓入不中門諸侯來聘之禮也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由闑西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燕禮大夫皆入門右臣統於君也聘禮賓入門左賓伉於主也聘享公事也故入門而左所以致敬覿面私

事也故入門而右所以致親

賓館

周禮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致館亦如之鄭氏曰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鄭氏曰賓登堂聽命也賓為擯勞用束帛擯用束錦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鄭氏曰如郊勞也不擯耳

侯伯之臣致館于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飧也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詩曰于豳斯館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覲禮侯氏至朝天子賜舍鄭氏曰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

與小行人為承擯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此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擯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擯之者尊王使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擯使者於內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韋昭曰尊王命也單襄公曰敵國賓至卿出郊勞司里授館聘禮卿致館左傳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馬士文伯讓之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圬人以時

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賓至如歸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趙文子曰信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築諸侯之館

古者天子巡守館於諸侯之祖廟禮記曰天子適諸侯舍於祖廟是也王人出聘亦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聘則不必

館於廟故覲禮侯氏至天子賜舍春秋傳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聘禮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雜記曰凡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是也鄭氏曰館者必於廟拘矣禮既授賓館則從而致之故諸侯相朝主君致館諸臣相聘卿致館主君致館必有幣賓繼主君亦然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三辭拜受拜受受

幣也致館亦如之賔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是也若天子之於侯氏賜舍則無幣而侯氏猶儐賜舍者以束帛乘馬尊王使也諸侯之於聘賔致館亦無幣而賔亦不儐致館者降君禮也鄭氏釋司儀謂致館如郊勞不儐耳及釋聘禮則曰主人以上卿禮儐之賈公彦於司儀言致館無束帛賔亦無儐於聘禮言以上卿禮明有束帛可知是自戾也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煇毛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正義曰此數出大戴記也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曰鄉為田燭田燭田首為燭也少儀曰主者執燭抱燋周禮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正義曰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荊燋為之執燭抱燋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周語太宰文公及內史與

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火師司火庭燎也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燎言設而已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所用者不必司烜所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其

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纒之飴蜜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為之於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而後世祭祀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

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左立朝而右立市陰陽相成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令市亭然叙肆行列也經界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

主夕市夕時而市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廛人掌斂市絘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虣掌憲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記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徙市則奚若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

中量不粥於市姦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冡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左氏昭二年鄭子晳

請以印為褚師杜預曰市官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又市巷謂之闠市門謂之闤巷門謂之闠市中空地謂之廛市樓謂之旗亭西京賦云旗亭五里

先王之居也左聖向仁右義背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位

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府以斂賒
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徙有時古之言市
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歌舞於市井士相見禮曰在邦
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揚子曰市井相與
言以市必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田以為市風俗通
曰人有所鬻必濯於井上然後至市二說不知何據
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内為之大市於中朝
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

哉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虣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其法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遊飲食者不得行鬬嚚虣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胥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于刑則歸于士凡以阜民財一

民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然市不特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為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禮書卷四十六